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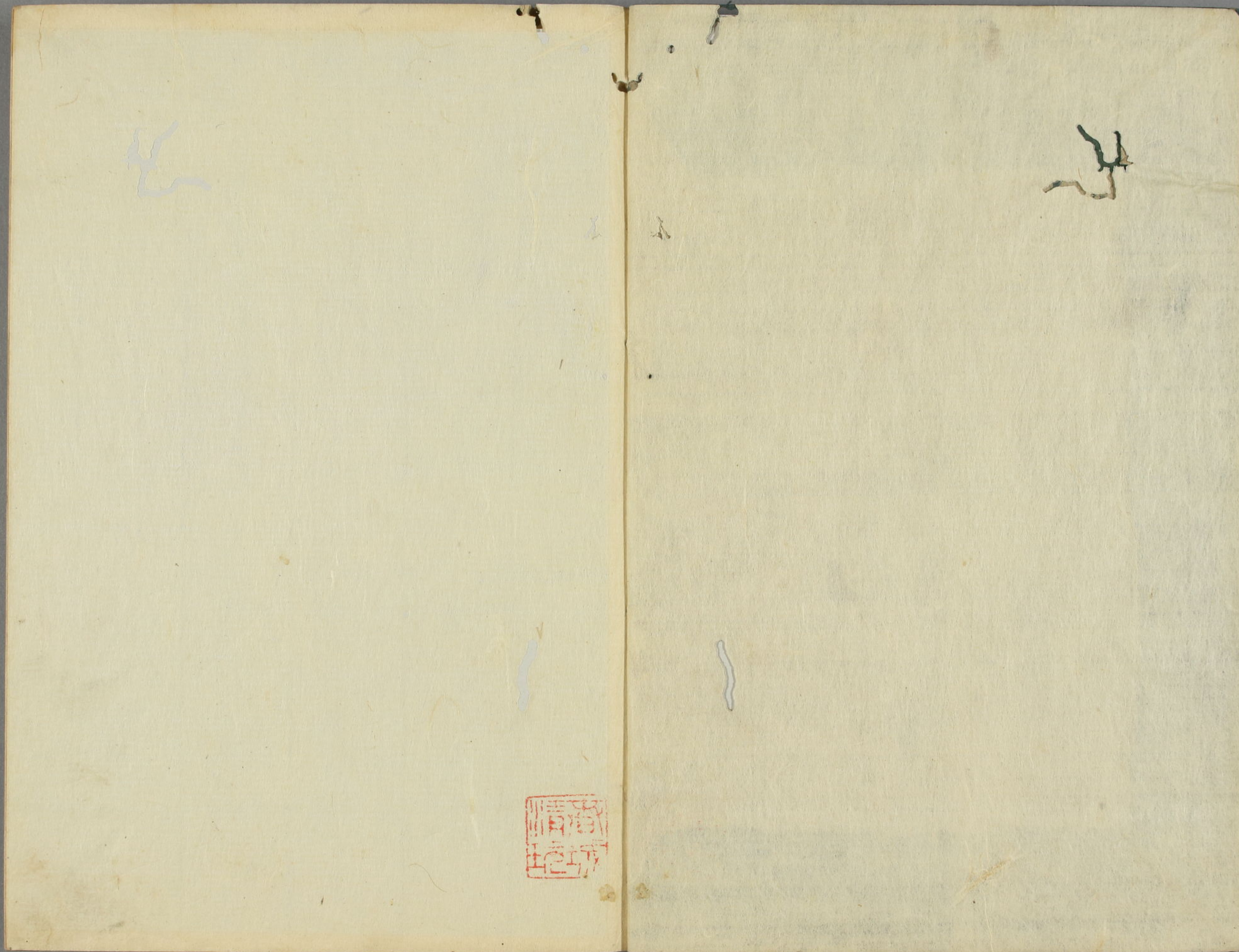
舜水先生文集

祭文 雜著

十

特別
ハ20
2682
11





20
2682
11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祭文

庚寅年陷難告天文

帝載亦有何奇。祇此赫赫明明。炤臨下土。鬼神無所為德。要使愚夫愚婦。惕息嚴威。善惡之報。反則中人不勸。彰殫之權。失則天地不靈。大明南直隸嵩江府恩貢生朱之瑜。原籍



浙江餘姚人。生無欺僞。念切痼瘵。自恥炎劉之多士。欣欣有新。寧爲周室之頑民。皇皇雒邑。雖媿非才。非藝。實亦無罪。無辜。乃者身陷天澤。進退皆觸網羅。今日舟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吞鯨穴。玩弄虎牙。之瑜一身不足惜。深明於生。寄死歸。劉文高等七人。其何辜。乃使之爲善。蒙禍。保殘賊。而棄忠良。殲信義。呂長姦。穴竊。恐降鑿。乖而兩儀。敬。人心死。而三綱絕矣。李靖有言曰。儻三問而不對。亦何

神之有靈。誠哉是言也。三月初七日。焚香盥手。書附龍王水府諸神。直日功曹。符勅使者。上達天聽。儻之瑜。獲罪於天。伏乞立勅風雷。傾舟破楫。船中無舵師。乏篙工。毋作此夢夢。罔有視聽也。

祭王侍郎文三首

維大明永曆八年。歲次甲午。八月戊午朔。越十有三日庚午。知友朱之瑜。謹以羔羊酒醴之奠。致祭于明故忠烈知友。經畧直澗。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諱鍾巒。號巒樞。直隸無錫縣籍。武進人。甲戌進士。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考功文選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諱永佑。別號爰啓。直隸上海人。甲戌進士。曰。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

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瑜遂以七月廿六祭先生也。去年是日。為先生之家大祥。瑜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既已招魂於萬里之外。而又逾其期。吾虞先生之來格也難矣。深用為憂。幸日本之閏為六月。於次月之日。始得陳牲酌酒而哭也。今正從日本來。得定西張侯臺手書。并先生就義之詩文讀之。忠壯從容。乃心王室。先生之鬚眉翕張。生氣栗烈。愾然如再見。

光儀也。詩四章。參錯失次。或有其題而無其詞。或者其詞而無其題。瑜未敢舉辭。呂就題也。八月十日十一日。連有弔祭之文。則死非七月廿六。而稚子之傳訛也明矣。然祭右良者。有文而無叙。未知右良死之狀。死之所。死之日也。於弔完初之文。而推之。完初之死。呂七月十九。云先十七日。則右良被刑。應在八月初六七也。復云右良先不佞去六日。似已知臨刑之日。在十二三也。而十一日弔完初。

更不言次日臨刑。終不知生生果於何日死也。無已吾欲。呂十五日為先生升逝之日。其日天空月霽。况先生之襟懷。而天下皆仰皆見。想先生之手采。然而不敢者。屈原之死。呂端陽。則薄海內外。感投黍而祠之。揚旌鼓棹。而招之。而先生之死。呂中秋。普天且為之飲。食燕樂也。既已傷先生之志。而又乖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故於十三日為位於交趾之旅邸。陳牲載酒。而哭之。曰。殺羔羊。其角如栗。爰

列鷄豚。殺菽有餼。羔備卿大夫之義。而鷄德具。虎臣之質。鹿能觸。而蟹有匡。鯉之鱗也。介而豕之鬣也。剛。是足。以明先生之志。必不為先生之所吐也。先生之於朋友也。臨風而祭。而瑜之於朋友也。越國而招。其哀痛一義也。先生乞得一金。易牲而奠。而瑜今日之祭。雖不腆也。實備四國之物。其豐儉一心也。先生其來格也。先生之詩。有戎馬待鬻年之句。先生之志則壯。氣則果。而先生之心則無已矣。

今辛壬癸甲先生生已四年矣。更十餘年而先生之志足酬。但胡虜之運祚疑終。而百姓之倒懸難待。瑜之疾病已深。而四千之日月難延。其或不能須也。奈之何。即及其期矣。與先生兩世之知。交臂相視。未必啞然一笑也。至乃魯大夫人。生事之資。及先生之祖父母。葬祭之籍。先生雖無有言。固不釋於瑜之心也。况白刃在頸。惟此為惓惓乎。瑜今日赤身徒手。無一足慰先生也。然先生知瑜之志。儻

瑜之志足遂也。瑜之父母葬。禮必不使先生之父母。死者暴棺而露。生者并日而食。使先生賣志而歿。目不得瞑於九泉之下也。且文丞相柴市之骨方歸。而太夫人之喪。同日來會。天之所召報忠臣也。宜無爽矣。但瑜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瑜之疾。其先生之疾也。知瑜之死在於幾日。則瑜之父母祖父母。且無可奈何已。其又奈先生之父母祖父母何哉。言不盡意。楮不盡言。歆格之

餘。或能昭鑒。嗚呼。尚饗。

二

維大明某年。歲次丁酉。八月辛未朔。越十有四日甲申。知友朱之瑜。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爲位於交趾之旅次。致祭于明故忠烈知友。經畧直隸。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

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文選考功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曰。嚴凝。奮發。歲乃作。松栢。曰。爲明。喪亂。流離。天特萃忠貞而求友。若夫運會元亨。皇靈遐暢。越裳獻雉。戎翟賓主。上者寅工熙載。下者紆組鳴珂。又何有忠節之名。所召然者。直忠臣適然之數。到此地位。自然而然。故從容就之耳。非先有意其如此。而故爲

之也。故曰。忠臣者。良臣之不得已也。豈不願爲良臣哉。天也。世乃有非笑之者。曰。明室無王。普天臣虜。事不可爲。無不變貌草心爾。區區一二亾夫。違天衡命。妄言志節。一部廿一史。何處紀載。而乃貿貿焉出此乎。嗚呼。此何異污泥之蝦蟇。整蕩爲雄。糞壤之蚯蚓。歌吟得志。又何足與之言白黑較短長哉。草皆蒞茅而靈芝顯。水盡魚蝦而蛟龍尊。鷓鴣燕雀。比翼而飛。而鸞鳳鶴雛。希世而一見。犬羊豶

豕。稱羣而數。而麒麟騶虞。曠伐而間生。理則
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則忠臣安足貴哉。
是呂漢之丞相三公。接跡于朝。而蘇武呂使
臣耀冊。晉之賈石裴張。赫奕於時。而嵇紹呂
侍中傳芳。唐之節義盛矣。最著司農擊笏。睢
陽碎齒。宋之敗亡極矣。猶有世傑秀夫文山
疊山。然則忠臣者。生於斯世。為於斯世。際遇
何時。竭節何時。幸則為郭李。不幸則為宗岳。
寧可含恨而歿。不可視息而生。豈庸人而識

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為之。非時而不為之
者哉。喻^瑜與先生。初遇於滄洲。相見最晚。相知
最深。言論舉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而平時
談燕。都未嘗以節烈氣槩炫之口舌。若解揚
之相要約也。先生早知事之不可為。於累捷
之時。嘗記滄洲頽垣廢址之間。屏人靜對。與
瑜咨嗟歎息而道。一旦為醜虜所執。從容暇
豫。賦詩作文。別母別婦。弟弟祭女。屹立如山。
肩背為鵠。受二十餘矢而不屈。亦無怒罵。嘗

張之氣。可謂整暇。可謂貞烈矣。瑜不量事之不可為而志不肯也。今春乃為交趾國王脅。瑜下拜穹廬而不屈。通國震怒。霜刃相擬。十倍於蘇中郎。虞棠之按。瑜延頸就戮。談笑而婉拒之曰。瑜徵士也。不可召拜。亦無詬詈求速之情。修表修書。辭君辭友。將從先生於地下。一識荆於蘇。慙段張文謝諸君子。而往復十日。而事定。而怒衰。談艸稱為好漢子。國王讚為大人高人。不獨我交趾所無。如此人者。

恐中國亦少。至如文章議論。揄揚喜悅。不可悉述。或又乘機構陷。亦不得死。此雖小國。殊無大觀。此雖小故。非關大節。然亦不辱於君父。不辱於中國。不辱於先生。先生之知瑜最深。而見於事狀明白者。今者至再矣。蓋棺之論。不可預曉。然大槩可知也。已。故曰。忠臣者水到渠成。適然之數。非有意而為之也。若夫有意為之。豈不願為吉甫。召虎。高密。固始。顧獨一常山太尉之足願。而子卿之足效也哉。

志曰。方呂類聚。物呂羣分。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今日所陳而奠者。無羔羊朋酒。炮鼈贈鯉之豐。亦祇擷南國芳芹。代西山薇蕨。挹潢汙行潦。方汨羅澄流耳。先生其歆之哉。吐之哉。雖然。文丞相之髮與齒。義士於燕市懷歸。即王琳之首與骨。朱瑒猶從梁朝乞葬。先生之死六年矣。先生之髮。今蒙誰氏之棘。先生之骨。知白何野之原。白水之真人不興。金陵之王氣不復。使霄小之議常伸。而浩然之

氣久鬱天也。亦獨何哉。嗚呼。尚饗。

三

歲次戊戌九月。謹呂炙雞絮酒之奠。爲位於日本之旅次。致祭于明忠烈知友經畧直瀾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享明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曰。辛卯年。兒子從舟

山水。未知忠孝大節。其於先生之死也。聞焉而未審。道焉而弗詳。甲午年。張侯臺書至。得先生之文之詩。已知先生全節之日。非七月廿六。而終不得其真。謂先生節烈氣槩。大畧彷彿之已。故擬八月十三日。為位於所至之次。而哭之奠之。故前之所召弔先生。俱鑿鑿而為之辭。今年從交趾抵日本。是月尚在舟中。肝腸摧裂。十六夜遇故人楊臣鵠於客邸。道先生遇害之慘且烈也。道先生志意之堅

且整也。道先生大歸之安且肅也。雖在逆虜亦知愛慕。而欲生全之。而先生不可也。亦知感發而咨嗟稱道之。而先生弗屑也。故知先生之死。乃先生自殺之。非虜所能殺之也。先生自磔之。非虜所能磔之也。具此忠義壯激之骨。非先生滅虜。必致虜滅先生而後已。必然之勢也。無疑也。挺然直立。口口本部院。言言必不降。自注矢叢肩。目至剗刃肉盡。絕不出一叫呼傷痛之聲。骨肉未必有所收。淺土

未必有所入。此亦天下之至酷烈矣。此亦今古之奇男子矣。瑜聽之。淚緣於眶。瑩瑩然。堅忍而不欲滴。瑜於先生之死也。即艱窘也。無歲不祭。即倉皇也。無祭不哭。平居思念。猶且淚滄滄下。今者所聞死事之慘。十倍於前。而翻不哭者何。不敢哭也。不可哭也。昔來歙爲公孫述所賊傷。蓋延伏地而哭。不能起。來侯叱之曰。虎牙何敢然。刃雖在身。獨不能勒兵斬公耶。使者中夜中要害。且死。故呼虎牙相

爲勦力王事耳。乃效兒女子涕泣乎。其言至今猶生也。瑜思自古及今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心有夜也。而死得其所者。猶夜之復且也。既已得其所矣。而又悲其形骸之不全。此凡庸碌碌之見耳。士庶人棺衾單薄。宜乎速朽。然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其肉有至今存者乎。不叔者。呂飽烏鳶。叔者亦飽螻蟻。即不言肉與骨。其墳墓松楸有至今在者乎。高者夷爲丘垤。卑者湮爲原隰。惟此氣磅礴天地。惟此

名昭回古今。河嶽日星。歷萬載而不磨耳。天之所召生人。氣爲精而形爲粗。臣之所召事君。忠爲上而功爲次。先生既已得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異日者。儻可得也。必不因此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揣以此爲恨也。瑜去年二月十七日。生前拜疏。有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斃肉。菹肝夷風。慘刻。惟召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採取。自爲鴟鵂犬豕之所

咀嚼。臣亦不憂等語。可見保身惜命。原非志士之心。忿痛悲啼。未盡良朋之義。今者所寓多忌諱。不得已。假館陳觴。杯沙酌酒。不可哭。亦不敢哭也。幸有高曠。不召爲嫌。慨然相許。得申其意。日仍其舊。月逾其常。牲牲不具。豚肩不掩。先生其忻然而來。歆之手。嗚呼。尚饗。

祭大道真君文 并序

真君姓吳氏。泉之白石礁人。登朝進士。官至侍御史。生前通於醫。召利濟爲心。故其

封也。有慈惠醫靈之號。必不爲么魔怪誕。
呂禍世誣民也明矣。戊戌正月。忽爲火災。
大降之說。遍黏告示。令民醵金祈禳。至二
月吉。擬建羅天大醮。呂禳之。復云闔境瘟
疫老幼無遺種。持簿登門頭會。箕歛。培克
鷓張不遺餘力。彼愚氓小戶。炫惑吞聲如
延椽三老之屬。又且因風煽和。曾不思會
安之俗。三國之人。繡錯而居。中國之人。脅
懾其威。勉從其令。彼日本交趾之人。不可

得而加也。禳者可。呂免禍。彼不禳者。獨不
可災之禍之。呂厭衆心乎。瘟可擇人而施。
火亦可擇室而焚乎。初何不言禍災止於
中國之人。而日本交趾之人無與乎。既禳
之家。因不禳者而延禍。則財爲徒費。不禳
之室。藉已禳者而槩全。則鬼爲不靈。回祿
有神。真君何所操其柄。死生有命。酒食何
所擅其權。真君當無辭。呂對余矣。余方闔
門養重。俟時則行獵。較猶可。何肯撩虺蛇。

而踴虎尾。乃於某日夜漏下十刻持數字來示。蓋素知余不可勢脅利誘。故假真君之余。令余作祭文及草儀注。且云盥洗薦幣。必用祭孔子之儀。立刻促成。余謂真君神也。可與言矣。聰明正直。必不呂魚然之氣相加矣。故敢盡言。呂躬之。且東當事者曰。既須盥獻幣帛。法當用牲牲散棧。肺修菹醢。可得備子。玄酒易挹。大羹易致。醴醖銅羹。可得具子。鼎俎蘩豆。果素飭乎。法當

用茅沙樂舞。果呂何茅代之。何器何翻充之乎。數刻之間。可呂習之乎。抑嫺習有素乎。此大王非正神。何得呂大禮禮之。其謀既已少沮。及草儀注。毫不假借。特重主祭之人。示將嚴加糾舉。彼自揣必不能行。故逡巡不敢至。然既已張皇之矣。不得不倩人了事云爾。

據稱江仙官蒙大道恩主降壇判示。年逢戊戌瘟火為殃。合社人等。齊戒禮塔。設醮祭禳。

製造彩舟。恭送大王諸神。出海祈保。合社平安。災消火滅者。致祭于大道真君及大王諸神曰。謹以某某等物。敬薦大王真君。其飲食之而肅聽予言。恭惟著其雍。天之所召宜其和也。閩其茂。地之所召葆其生也。戊爲寄旺之官。戊處閉蟄之位。二月司桃夭之合。四陽當盛壯之初。幹闥枝賊。既有敷榮苞合之美。坤寧載重。罔非海振河潤之休。忽著機祥。稱茲神異。戊癸合而化火。循常理於納音。戊土

屬而流殃。違本初之設教。謂下民之降喪。下旻天之疾威。比屋誠夷。不遺乎噍類。闔門奄溘。淪喪于遐荒。數谷量人。盈車載鬼。毒痛所及。祇若爲周室之餘民。懺悔斯極。或難槩裔夷之百姓。吳真君體天地好主之德。江仙官冒機密洩漏之讐。製舟櫓。召禳奇災。伏符錄而祛實禍。神功所至。帝載無權。挽回既成。叟童再造。表龍章於被跣。乃首遊天高識之傳公。呈花月之精英。敢遂侮夫虞淵之梁國。亟

欲張皇而文寶塔。固邀李生。呂賦玉樓。不念
出言有章。豈慮流傳成誦。百祥降鑒。尚書空
著其文。輔德維親。皇天自替其職。若使罰當
其罪。侍從應恭。討呂寅工。設或刑滯不辜。諸
司宜違情而執法。昔日西風北斗。不聞五大
之靈。今者入死出生。單行九府之力。彭城大
澤。驚篝火於叢祠。即墨高壇。奉神師而下教。
烈焚赭石。非洞庭之君山。燔告惡溪。近昌黎
之潭水。奚其蒙昧。共肆矯誣。顧惟步子山危。

孫乎征羗。衛旌乏草蔬。極飯之術。謝太傅送
巡于入幕。文之度。昧性命須臾之機。况乎棘矢
挑弧。周官亦有驅疫之制。阼階朝服。文宣絕
無近戲之嫌。逐左犄角。呂權宜。涵泥舖糟而
從俗。周旋登陟。芻其狗而土其羹。嘏致祝工。
居自爰而鐘自鼓。侍衛聽高而穆穆。婦子入
廟。呂嬉嬉。齋獻告虔。頂禮云至。移文王四郊
之震。崇宋公守分之星。覩躑躅於虬鸞。轉禍
福於俄頃。高颿夙掛。載茲岌岌。將布之五瘟。

畫舫飛橈。去被習習。清涼之三島。時和歲穩。一方歌詠。乎康衢。國靖民龐。三才顯明。其有道。順歲時之序。絕地天之通。孤陽不冒。碩果之危。羣謀勿矜。勝德之智。共臻至理。永滌厥心。猗歟休哉。尚饗。

祭顯考某府君文

維大明永曆十七年。歲次癸卯。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男之瑜。謹以黃流庶羞之奠。致祭于顯考皇明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府

君。顯妣皇明誥贈一品夫人前封安人之神位。曰。良辰屆在仲春。值茲初度。不能稱觴而上壽。胡迺灌鬯。以降神。涕長隕而摧心。哀矣。久傷彼岵。罪難窮於擢髮。生而早喪其天。適當百歲之期。已抱週甲之痛。恨人事至不齊之極。故君子有終身之喪。冀酬罔極於將來。歷邇有懷乎既往。未九齡而背父。蚤知匪蔚而伊蒿。逾六旬而思親。空自呼天而搶地。老萊之子。猶著斑斕之衣。戲庭何豫。方毳之雛。

遽服斬衰之重。泣隅何辜。雖天性稟於父精。而式穀未漸庭訓。黃口之伎倆有盡。止希乞懷抱之憐。蓼莪之少好非真。何足測方圓之用。音容已不能得諸想象。心神豈尚能識其規恢。恍惚可追。頌述難肖。翹首跂足。不能及几。按之父書。加膝和顏。惟日哺豆觴之口澤。孝親敬長之大畧。僅僅得之故老之傳聞。弟弟怡怡之款誠。種種猶是兒時之日擊。方且昧於東西南北。奧莫窺於禮樂弓箕。鄉先達

愛屋及烏。謬有頭角之譽。公輔之期。豈真如仲謀之子。我後人肯堂貽燕。迺致世德莫傳。墓田莫掃。何容愈伯道之兒。故天下有無食無廬無衣無褐之人。而莫窮於無怙。世間亦有瘠聾痿痺狂譫子癘之疾。而莫病於少孤。見人可喜之事而傷情。適遇傷情之事而泣血。家國地塗一敗。吾親舍違廿年。不敢自同於犬羊。又復兩乖於忠孝。昔在交趾。慨慷辨折。風節或善於平陵。今居日本。學陋德涼。聞

望猶慚於潞國。既不堪是父之子。又何足爲人之師。歲餼粟於安東。無黍食伯夷之樹。生自絕於羸博。何日憑延陵之碑。誠知至親之無文。寧敢陳蕪詞而將父。奈何疾痛而無告。庶幾瀝血誠。以籲天。一滴格於九泉。誰云有酒之既載。肆筵越在兩國。妄希如在。而來歆其旨。庶孫大咸字咸一。孫女高字柔端。祔享。嗚呼。尚饗。

拜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源威公之

墓祝文

維日本國寬文伍年。歲次乙巳。十有二月。癸丑朔。越六日戊午。大明南直隸松江府恩貢生朱之瑜。原籍浙江餘姚人。謹以瓣香參上。明水壹盃。并於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威公源君之墓前而祝之。曰。嗚呼。承家開國。本期百世而奠安。武烈文謨。更喜再傳而昌熾。竚看翼翼贊乎王室。豈惟丕顯夫後昆。豈父傳之季歷而得人。穆公歸諸與夷而能弟。

之瑜異國孤蹤。故明遺老。幸荷上公弓旌之
被。遂自忘其澁。渤之微。誠冀文德之敷於東
國。顧循聞望而遜於西河。好徒切于緇衣。闕
無補于藻火。無恠宋人之誤鼠。空傳周室之
非。飄尚竭涓埃。思增海嶽。茲乃追隨車徒。瞻
拜寢園。俗不污于茶毘。靈自安于禮葬。益願
在上之於昭。大爲文子之陰隲。孝思展於罔
極。王道期乎有成。嗚呼。尚饗。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門人

擢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一

對源光圀問十二條

古來取士。其道惟漢爲備。而得人爲最盛。治
法爲近古。自唐呂降。始有解試省試之名。而
廷試起於宋朝。張奭之子。呂曳白登科。而題
名強半爲執政親屬。舉子誼諱。天子始親策

之於廷，故曰廷試。此三試者，惟明朝爲大備。唐雖設解額，而節度廉訪觀察轉運等使，俱得自辟士，署爲幕職。考績而陞爲朝官。士子亦得竟詣大學舉進士。進士者，省試也。每年一舉，試者甚少，而得第者，亦復寥寥。進士科，既已得雋，又復舉博學宏詞等科，而後得官。故自不同。宋朝稍近於我明。然分天下爲軍，軍府至爲煩多，故解額亦自瑣屑。大明分天下爲十五國，南北兩京，爲天子京畿，故不言

省，而十三省乃中書省之分署，故曰省。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雲南貴州，爲十三省。合南北二京，爲十五國。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之年，大集舉子於省會。朝廷差京考二員，就其地考試。而房考則督學官自行聘請。閱文中式者爲解元。合次四名爲經魁。又次五名爲亞魁。又次及末爲文魁。鹿鳴設宴。此即周禮之賓興。而艱難尊寵過之。省試者，南宮之試也。南宮者

禮部也。禮部尚書侍郎二員為貢舉官，故曰省試。亦仍唐時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試士之稱。秘書省者，監郎丞俱小官，不與此數。或時承之典試，亦不曰此省為名。會試者，會天下之舉子於辰戌丑未之年，而試之於南宮中式者，為會元，餘十七名為會魁，而通謂之進士。瓊林設宴，廷試是天子臨軒策士，宰輔閱卷進呈，對廷讀卷，京兆設歸第宴，故曰廷試，非曰翰林院為廷也。翰林院官特充房考。

諸官耳。

取士，唐朝曰詩，或曰賦。宋朝曰賦，曰策。明朝初時亦甚簡易。後累年更制，定為初場試制舉義，四書義參篇，經義四篇，合七篇。舉子各占一經，不許有兼經者。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科判五道。三場策五道。而廷試策自為一種，不與射策相同。

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前朝，謂僕為翰林學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介

弟刑部君謂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
得已。且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十一年在日本。
未嘗一言及之者。今復言僕為狀元。此言不
知何來。夫且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為修撰。十
二年考滿為諭德。若或九載陞遷。僅得中允。
又三年而為諭德。贊善。又三年而為庶子。又
三年而為學士。前後已二十年矣。狀元掇英俊
之巍科。翰林學士為清華之首選。而人士之
冠冕。其舉動係天下觀望。豈敢一毫自輕。若

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轉
展貴國。且偷生且夕。則與犬豕何異。尚敢覩
顏於上公之廷。而視息於人世。即使僕受明
朝守令微官。食明朝俸石微祿數日乎。亦不
得至此矣。僕且上公為能尊德樂道。故不自
揣。而遠涉至此。上公儻能更治善俗。經邦弘
化。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而為萬古之光。
且僕之所聞於師者。庶或可且贊襄萬一。如
且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為非人矣。言此可

勝嗚咽，不禁淚下如注。此誠道路之口誤之也。至於同年進士，及姓名所射策數目，并策題策眼，僕若作偽，豈不能立構呂紹台臺，台臺亦何處覈實，而證其非耶。

進士。呂三月十五日廷試，十八日傳臚，天子親筆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等字，屬有黃榜張掛。禮部更有題名錄，緘滕而付談司，叔掌所謂狀也。元即元首之元，所謂君恩賜狀頭可證也。狀字與壯字形聲俱近，寫榜字製端

方韓人之來者無學，或者一時誤對，而固執呂飾其非耶。自漢及今，皆云狀元。考之書史，未聞壯元之說。韓人亦何所本，而遽呂為大魁之號。且三韓小國，何敢創立異名。况壯頭者天下之熟語耶。必不然已。

科舉有甲乙，前朝進士之試，百人之中，呂一二十人為甲榜，授官從優，二三十人為乙榜，僅得出身，所謂第甲乙者此也。謂品第之也。其餘不及格者，馭放回籍，後試聽其更來，明

朝之稱不然。第進士者為甲榜，或言兩榜，或言甲科，中鄉試者為乙榜，或為一榜，或言鄉科，更無幾品與名件。

僕系出於邾，後更為鄉^邾。秦楚之際，去邑言朱。漢興，流轉魯魏之間，始祖為朱暉，漢丞相也。後有朱輔、朱穆，亦為三公。穆之直聲震於朝廷，而吏治稱之。入國初，先祖於高皇帝族屬為兄，雅不欲曰天潢為累，物色累徵，堅卧不赴，遂更姓為諸。故生則為諸，及祔主入廟題

姓為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僕族人謂寒宗為晦菴先生之系，其子為餘姚令，故留居於此，持其誥勅畫像家譜來證。中間惟有一世不明白，舉宗盡欲從之，惟僕一人不許，謂一世不明，其不足據，便在於此。且子孫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雖曰堯舜為父，祇得丹朱商均耳。寒宗入國朝來，登鄉會榜者七十九，如曰僕徵聘，勅召冠之，則八十矣。貴國之法，隻字片紙亦必簡閱，少有違礙，一既投

諸水火。墓誌行狀。何得携來。且先人例應諭葬。呂國亂。倥傯。大典未及舉行。故諸事草草耳。

聖廟即學校也。中為聖廟。西為明倫堂。北為尊經閣。東北為啓聖宮。或西或東。為射圃。以較射為義。故曰校也。每府每縣。必建學立師。衛城建學者。必故通計。止千餘所。

中原區畫。大都從禹之蹟。周十二列。虞亦肇十有二列。而地之廣狹則異。自邦畿。以至於荒

服。大約六千里。周公制禮。建侯有五。分土惟三。不及三等。謂之附庸。千八百諸侯。自治其國。徹土為糧。而天子職貢有常。故當時無大富大貧之病。漢以天下之半。封齊楚吳。其制無度。小者萬戶侯。亦諸侯。王自割其地。以侯其子弟耳。每戶丁壯。亦不下十人。故常抽數人從軍。非以一夫為戶也。後來田得賣買。不授公田。亦無一夫百畝之制矣。

明朝國初分封。有前十王。後十王。其末復有

四王如秦晉燕周楚齊潭魯蜀江等是也。及
繼世天子次嫡庶子皆有分封。長則就國。祿
有常經而不治其民。故不問其地與地之所
入。大畧親藩皆富。如魯唐衛皆有分。是也。功
臣大者封國。小者侯縣或鄉。皆聚居京師。衣
食縣官。不得之國理民。富者絕少。
周官之法。固如來問。然周朝治畿內耳。故三
百六十而已足。明朝文武內外皆朝廷命官。
其數何止萬許。至於三公。則不惟其官惟其

人。德不足。以居是官。則缺之。九卿以下。則咸
備也。

僕受業師。為慈谿契玄李先生。蚤世。其後為
上海爰啓朱先生。吏部左侍郎。殉虜難。少治
毛詩。今三年讀禮。二十一載流離。荒廢二十
四年。亦不足。以言專門矣。

卜筮。聖人所。以教人。今太卜詹尹之官。雖廢。
九江之蔡。雖不供。而其法則尚存。所謂灼龜
者是也。筮短龜長。故優於筮耳。筮用著。固。以

聖人之墓著為貴，然聖人墓田不甚廣，而叢生百莖者，亦復無多。今但取蒿蕭之莖，近似者以充之，然未有用竹者。

對源光罔問先世緣繇履歷

先世緣繇

前月初八日，伏承面諭，謹將先祖父官階緣繇開具呈覽。

高祖處士，未有官職。

曾祖諱詔，號守愚，皇明誥贈榮祿大夫。

先祖諱孔孟，號惠翁，皇明誥贈光祿大夫。

此外連讓三恩，不受。復有二次登極覃恩，不列。

先父諱正，號定寰，別號位垣，皇明誥贈光

祿大夫，上柱國，太關兼太子太關兼關前

總督漕運軍門，未任。

祖父遭世承平，無所建樹，濫叨國恩，循至大官。今子孫又碌碌，禍當變革，不能闡揚先德，恐清朝傳記，必不序及，承命諄切，腆顏臚列耳。

履歷

本年正月初五日。蒙諭開明履歷。謹將履歷緣繇畧節開具呈覽。

恩貢生壹員朱之瑜。年陸拾參歲。繇南直隸嵩江府儒學生。浙江餘姚人。於崇禎闕年闕月。蒙提督蘇嵩等處學政監察御史闕元闕薦文武全才第壹名。到禮部。禮部貢劄。有德茂遼東之管等語。崇禎拾陸年拾月。蒙欽差鎮守貴州等處充總兵官右軍

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方某。辟監紀同知不就。崇禎拾柒年。奉詔特徵。不受。弘光元年正月。奉詔特徵。不受。本年肆月。即授。就家拜官為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鎮東伯旋晉荊國公。方某軍。不拜。

凡朝廷徵聘。不論彙徵特徵。不論有無差官。禮當先下撫按。撫按抄謄詔旨。呈行所屬各省。行布政司。兩京移會京尹。兩直隸行道府

預備羊酒彩幣。重者欽差親賚玄纁，迎入布政司及府。或者竟賚到門，見任文武大小官員，齊集開讀，裒趣就道。本官生處士，或有抗志，尚煩周折。此時朝政紛然，百事草率，如此盛舉，不考憲章。初下南京，繼至蕪湖，第三次亦就南京，不關撫按衙門。瑜故得直行，其志差官理屈，不能迫促。本年參次蒙恩，隆武參永曆貳年關月欽差恢剿直浙掛關將軍印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尚方劍蟒玉招討大將軍威虜

侯黃某兼制，授昌國縣知縣，不受。本年拾月，又蒙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不受。本月聘請軍前贊畫，不就。監國魯伍年正月，安洋軍門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隨蒙署吏部事吏部左侍郎朱某擬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隨蒙禮部尚書吳某擬授翰林院官，大則枋諭贊允，小則修撰編簡的係何官，乘命未下，再三力辭，蒙允，未知不敢冒填。本年參月，蒙巡按直浙監察御史掌河南道印玉關薦舉孝廉，立刻疏辭，疏稿現存

監國曾致年參月，欽奉肅教特召，現教存謹騰
黃奉覽。

通計徵召薦辟除擬除，元院疏薦外。凡壹拾
貳次，始終不受。此時天下大亂，憲網蕩然，前
後不相聞知，外內不相炤會。况瑜一意弢藏，
嚴禁家人子弟，不許一字宣露，止稱生員。後
因監國魯王駐蹕舟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
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貫。是故酌量其中，權
稱貢生，猶然隱避。初意所旨連次授官，或京

或外，倏高倏卑，殊無倫次。深貽識者之譏，其
間薦主官銜疏薦年月，亦聊具大槩。不能詳
記。盖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愜
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頽。幸邀兩次特徵，雖百
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顛厦非一木所
支，大川豈一人欣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
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
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高明自能洞察。毋煩
瑣屑具陳。即今連播貴邦，開明適旨辱國。既

兼台命諄諄。禮難任情。默默畧節。奉覽舉筆。涕零醜虜。匪茹穢污中夏。不能報仇。復國深媿。非人。豈敢裂冕毀形。大羞父祖。近見海濱擾擾。不堪共賦於無衣。獨羨貴國彬彬。思欲托身於有禮。顧忠臣義士。原有國者之所樂成。念秦穆晉文。知圖霸者莫與比烈。儻借丘園一席之地。自鑿自耕。庶徵培植累世之恩。不降不辱。且瑜多方晦跡。事勢久則必明。他日中國復興。未必非友邦輯睦所係。更希涵

鑒。不盡敷宣

對源光因問飯會

本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諭。謂威公飯會。呂不忍啓視。故使人會。恐爲非禮之瑜。對曰。大將軍臨小斂。人斂。則大將軍親會。上公於左方。啓中。若使大臣會斂。禮亦如之。不然。禮宜上公親會。今考雜記一條。註曰。大夫呂上貴使賓。爲其親會。恐尸爲賓所憎穢。故呂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會玉得呂入口。云木

夫君上則諸侯可知已。之瑜向謂文公家禮。非諸侯之制。不足據也。今茲所對。猶是拘於家禮耳。上公理合使賓。不為非禮。端此奉聞。諸侯飯含七貝。非三錢也。此則家禮誤之也。

對伊藤女次問

親。臣與子同服。然壓於尊則不敢。如制命之。服。然後如制。終有降損。尊謂父或祖在上也。此例。蓋諸侯承父喪服。用三升麻布。謂不漚。之統。與祖為休也。喪服。用三升麻布。謂不漚。煮經者。青黑色。日本無喪制。恐無此物。若台臺。

有意於禮。即用生紵布亦可。用生白木棉亦可。賢者為之。後當有漸復古道者。永問率復。

對小宅生順問十七條

岳父岳母。岳者五嶽也。東嶽泰山。有丈人峯。故稱妻之父曰丈人。因丈人而遂稱妻之母曰丈母。後乃呂其俗也。遂文之曰岳父岳母。姆媻娣姒也。兄之妻曰姒。弟之妻曰娣。後世稱為姆媻。
姒音近。母舅之妻曰姒子。外甥稱之。

座師有二。有大座師。有本房座師。明朝之制。舉子各習壹經。易詩書禮春秋。分房較士。易五房。詩五房。書二房。或三房禮一房。春秋一房。每房各一人主之。謂之本房座師。取中之士。呈於兩總裁。副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取字。大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中字。然後登於榜上。謂之中式。二人謂之大座師。此鄉鄉試中式之式也。會試。易六房。詩六房。書四房。禮一房。或二房。春秋一房。或二房。大槩俱與

鄉試相同。

明朝甲科之制。及第後有試錄。暨同年序齒錄。并硃卷。刊行其中。

速香。產占城。新洲較之沉香。體薄質輕。色黃多薄片。有孔。佳者謂之鯽魚片。武士帽。占城新洲者味甜。柔佛亦產香。然味酸。

唵音八。產麻六甲。柔佛等列府。狀如瀝青。

乳香。不香。但用呂煮黃熟。發諸香耳。冰片。生於梅樹。產麻六甲。柔佛等列府。有大

如錢者。為梅花片。有上四六中四六。下者為糖米。

排草。各處有之。其味香甜。呂廣東交趾者為佳。

黃熟香。質甚輕鬆。產廣東。用唵叭煮。有雲頭花者佳。

芸香。狀如滴乳香。色比松香。更為嫩白。亦偶有黑子。

水腦。即樟腦之上者。

生結。伽楠。沉速。皆有生結。熟結。在活樹上。斫旋取者為生結。

熟結。同上。樹枯或斫。其樹埋砂中。木朽香存。大而成器。成形者為熟結。

三柰。藥材。世言甘松諱三柰。

榆麩。即榆樹皮。去粗皮。粉作麩。

煨燻。和蘭船所用。似瀝青者。煨音打燻音

麻考字書無此二字。閩人之言。多有有其語。而無其字者。

對野傳問三條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非不要書也。但當
以理推斷。不可刻舟求劍耳。書如人之杖。老
者力不足者。倚此而行。若兩足不能步履。而
竟以杖行。此必無之理也。陶氏輟耕錄云。蒙
古入中國。中國方有木棉。是鑿鑿有據也。然
書籍言布非一。豈盡非木棉乎。猶曰無有指
實。漢公孫弘布被。必非麻也。葛也。紵也。杜詩
云。布衾多年冷如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必非

麻紵葛為之矣。是元以前。中國已有木棉矣。
深衣為次等禮衣。取其冠裳。天子諸侯公卿
皆服之。麻既不可為已。紵葛遇秋風交。則卷
如繩索。此豈冠冕禮服。無冬無夏。可衣服之
者乎。不辨自明矣。褐為毛布。註者何不并以
此註之也。

謁聖之禮。有拜於儀門。門中者。有拜於丹墀
者。官尊者。俱拜丹墀。執事者。先日於丹墀作
棚廠。設拜位鋪氈。拜畢。各官繇西階登殿。至

香案前。跪。三上香。俯伏再拜。復先所拜位。再四拜。禮畢。然後至明倫堂。或講書。或講史。拜於丹墀中甬道之上。

帷裳用全幅如帷。故謂之帷裳。前用六幅。後亦如之。所謂要有襞積也。不斜裂。故旁無縫。左右兩旁。各有小小兩帳子。此裳繫於兩腋下。前當胸。故宜長。帶與裳齊。諸侯帶博四寸。雜帶不宜太濶。二寸。已上俱可。緣用朱綠。上朱下綠。帶用素熟絹。裳用六幅。每幅二尺。一

邊共六尺。亦有用八幅者。大約須看紬段廣狹。何如耳。下襞濶一寸。向內。

規矩制度如此。至於大小。視人之肥瘠。軀幹大者。從帳子上。故開。已後邊兩馬面重疊。沓度為度。

對吉弘元常問二條

木主粉面。孝子某奉祀題名。或書于右。或書于左。有不同。昭穆之異也。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故死者為昭。則書奉祀于主之左。已

右爲上也。死者爲穆，則題于右。呂左爲上也。如本朝太廟，無昭穆之儀，則題于右者似爲順也。

凡卿大夫謚用子字。如季文子孟獻子之類是也。古昔謚用一字。至趙宋，或一字或二字。至大明，定用二字。如薛文清王文成之類是也。蓋用一字，則與古人之謚多相混合，故必用二字。

對平賀舟翁問八條

敞邑六尺爲步。如今百工之尺。

斗量用方尺。此算數之法也。今呂二百一十斤爲石，十二斤爲斗。

井田，方里爲井，溝塗封洫，即在其內。十里爲百井，山川谿谷不在其內。近山川谿谷不可井者，則爲間田。呂授士大夫之圭田及餘夫之田，諸侯之國，方百里，七十里，小者五十里，無五七百里者。雖周公之國，七百里，恐未必然。

中原自秦呂來。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漢唐呂來。必不能復所呂賢君治天下。止於小康呂田皆民間私產。不能井分。今惟貴國之田可井。可呂復古先哲王之治。而君相皆無其志。悠悠泄泄。可勝浩歎。

龍尾車。即龍骨車。今所用即此。

脫粟為糲糧。熟米為白糧。固不同。

中國五銖錢。與日本錢不甚相遠。大約重乙錢貳分五厘。往時來至日本者。乃小好錢。非

五銖錢也。五銖錢重五銖。其錢文止五銖二字。

二百四十步為一畝。重者每畝稅六錢餘。輕者貳分四五釐。地二畝折一。三畝折一。呂至五畝之不同。視其肥瘠遠近為差。

對佐藤盛辰問七條

銘旌。呂絳帛為之。廣竟一幅。六品呂下七尺。無更短者。上用板作題。下用板作墜。俱采畫題頭處。用綠絹作兩層簷。呂粉筆大書曰。日

本故某官某之柩。或士或處士或酌量 呂竹
為杙如旌而稍長。倚於靈座之右。銘旌題呂
板為之。厚約五分。下墜同。采色繪畫。綠帛作
簷。亦名走水。亦曰滴水。若呂板作三尖題頭。
恐移動及在道時損壞。

棺不用木槨厚約四寸。呂上。太厚恐重而難運。不
必高大。量體而作之。大約內淨一尺八寸。高廣
同。後約一尺六寸。高廣須比身軀稍長。長五
人死則長於在生時也。不然則短而不可殮。六寸

矣。

神主陷中於額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

長六寸。書曰日本故某官某諱某字某第幾

神主。合而植之於趺。第一行也。長曰一。次曰二。又次曰三之類。

立一小石碑於墳前。高四尺。闊尺。呂上。厚七

八寸。圭首而刻其面曰某人之墓。畧述其世

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與右而周

焉。

士葬禮。其禮甚繁。即足下為之典喪。度不能



行，自移寢復飯舍小驗大驗。呂至成服卒哭。禮節不可枚舉，無論足下不能佐喪，喪家亦自不能行也。今但畧述一二可行者復之。

墳高四尺。圍墻如其墳之高。墻端高貳尺餘。自右肩漸漸低亞。而至於墻端。左肩亦如之。圍墻之外，環植楸檜栢。呂蔭其墓。前面不植。欲其開闢也。墳製圓。近來三四百年間，並無馬鬣封之制矣。穿地直下為墻。呂磚甃梓為速題棺而定。杖用自死之竹為之。妙近土則棺呂紙條纏

之。長與孝子之心齊。

斬衰三年。及梁冠。首經。經要經。辟適。負版。苴麻。度無此物。即有此物。亦無能製之工。故不開具。

對五十川剛伯問十一條

靈寶據地理志。為秦函谷地。漢置弘農郡。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唐為靈寶。此一縣而古今異名也。唐玄宗呂得寶符於尹喜故宅。喜為函谷關尹。未必家於函谷。後人遂以靈

寶爲函谷關。一誤也。又有新函谷關。在新安。新安去桃林貳百九十里。必無之理也。函谷關秦地。宜陽成臯韓地也。河內大梁魏地也。戰國策云。大王事秦。必効宜陽成臯。顏師古云。宜陽西接秦境。當函谷出兵之路。則函谷在宜陽之西。何得在宜陽之東與南也。此地理志之誤也。獨不聞崤函天險。雒陽四戰之地。有德則易。呂王無德則易。呂亡乎。獨不聞信陵君總五國之諸侯。呂攻秦。秦人啓關。呂

臨諸侯而諸侯潰散乎。獨不聞閉關息民。呂臨東諸侯。若建瓴水於高屋之上乎。安得謂函谷地近雒陽也。此時安祿山據雒陽。其遊奕畧地之兵。至於陝州。故小人呂此愚。玄宗及楊國忠。謂崔乾祐在陝。兵不滿七千。又皆老弱。故玄宗楊國忠促哥舒翰出兵。羽書旁午。舒翰至陝州之西。靈寶道狹山險。刀槩不得展。所呂一敗塗地。若近地雒陽。玄宗雖至。愚亦不墮其計中矣。况當時郭李及哥舒翰。

皆懇懇言之乎。靈寶去潼關百二十里，當時
輸兵出四日，五日交戰而敗，則百二十里無
疑也。中原之百二十里，日本之二十里也。
黃河之水，從西城入中國，往往伏於地中。故
孟子曰：水繇地中行，特人不識耳。有尋蟻穴
而得泉者，有馬跑而得泉者，拔刀刺山，飛泉
涌出，適當其泉脉耳，非異事也。況數十萬人
生死大數，此時數不應死，豈無天地神明默
啓其衷乎。耿茶被圍，䟽勒，䟽勒飲溪澗之水。

虜絕其水道，恭拜井揚水，於傳有之，不足異
也。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乃李夫人之兄，李廣
為右北平太守，隴西太守，後將軍，軍中號飛
將軍，李敢之父，李陵之祖，非廣利也。

龍門，在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中，通黃河之水，
兩山對出如門，故謂之門，亦謂之壘，呂其化
龍也，故謂之龍門，其山即謂之龍門山，非有
二也。然李膺故宅亦有龍門山，則又非一矣。
化龍者，每年二月下旬，三月上旬，中旬，雷震

地中。桃花盛開之時。遇吉日則選龍。遠近士女。車馬喧闐。競於沿河。供張。召觀此。從古相傳。無有異辭。凡屬水族。有鬣有鬣者。皆於此聽選。一跳而過。即為蛟。為龍。不能者。點額而退。召需後選。族姪某恢齋。為晉寧州同知。官於其地。目擊其事。或非誣也。

聖人到此地位。都無可如何。伯夷叔齊亦只為天地存此綱常耳。非謂武王能從其諫而止也。薛敬軒有為之言。不當拈著武王伯夷。

上計意義

取妻不取同姓。即是周禮也。唐虞之時。未曾聞焉。古人有言。上古之事。存而不論。

題是頭。即是序。著其大義。標之於首。故曰題。參之聲律。因謂之辭。

田單宗人。召鐵籠得全。則是召鐵裹車轂。馳驅而不毀也。若曰鐵籠罩之。火不能焚。此他道。荒唐之語。非聖人之言也。

內諸侯祿也。而外諸侯嗣。嗣者世及之謂也。

非謂官品爵位之尊卑也。特體統制度。內重而外輕耳。如魯公七命。有加則八命。爲方伯則八命。更有加錫則九命。爲上宰相上公。而單子劉子。皆五命。爲天子之卿大夫。則六命而叙次在六命之上。如鄭伯七命。而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則三公矣。序於公侯之上矣。凡外諸侯入爲卿士。與夫出征出鎮。皆與內諸侯等矣。不得以官品計也。外諸侯。以地之廣狹爲差。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子男五命。明朝方伯爲從二品。廉訪使爲正三品。都使司爲正二品。而巡按監察御史爲正七品。則其權反重於三司。是言內外論。不曰官品論也。

人君修身尊賢。舉善去讒。治國理民。則一國之中。皆是大和元氣。自無災沴之生。而鑿冰啓氷。但是聖政之一節耳。若曰藏氷則無雹。此循其末而不究其本。然昭公季平之際。雖有賢人君子。將柰之何哉。

番蕉即鳳尾蕉也亦少開花。

日本之所謂柚乃橙也非柚也。柚有二種白者長而瓢虛紅者皮稍薄而實大徑七八寸。

對或問棺製

棺圖載在朱氏談綺

一蓋一底兩擋兩和凡用板六塊板取堅緻不爛不蠹者為佳不必定取油杉油松也。惟梓與黃腸法之所禁非士大夫之所得用者。史註云黃腸為松木之油心此儒生不通鐵理不諳世務者之註誤人不淺甚為可笑。鐵環仿鑿事四索備而不用非謂喪舉中用環

與索也。

四墨點為大鐵釘所引釘棺蓋者又一點為柏木釘謂之長命釘下垂者為五色絹條。

底比蓋似稍狹兩擋之下足稍收已失記其許不敢臆度也。

兩擋中橋而上下皆斂形如鼓磔合之有式若炤板為之則直而無樣矣上下所出寸餘為子口即筍也。上者入於蓋下者入於底兩擋中窪而上下皆翹四圍之所出者為筍合

之上者爲子口，三面皆爲筍頭。上下用直筍
兩傍入牆者，用馬蹄筍，頭張而頸細。
兩和俱中高而四邊低，合之有式。若招招板坦
平則無樣矣。上下兩子口及兩牆兩頭之槽，
俱用淨生漆，加細瓦灰呂合之。其次用桐油
石灰，內底縫一週，亦生漆夏布呂牽合之。其
次用桐油石灰，棺內家禮用瀝青，近古亦有
用之者，今人多不肯用。其必有所試矣。伊川
先生謂久則堅及化琥珀之說，不敢信。一棺
止用四釘，一釘不敢多用。蓋日久遇濕，則一
釘爛，一大孔，蟻蚋循之而入故也。近世并鐵
鑲亦不用，亦爲此耳。

對或問神主書法

凡有官爵者皆書之。婦人一品曰一品夫人，
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
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八品九品
散官，共用孺人。庶人妻曰媪，或嫗。女曰姑，或
姐，粉面屬稱。有官爵者曰顯考，顯妣。士庶人

曰先考先妣。男在官者曰府君。不仕者曰處士。無官無學者曰郎。

對或問殷奠

殷奠者。君祭大臣之盛禮也。故祭文稱其號。君自稱名。如我相公祭中山信正。曰水戶侯源光圀。敢昭告故朝散大夫東市正丹治風軒謚恭子之靈。

儀節。祝入門而先執桃茢。祓除不祥。祓訖。負東序墻南面而立。或靈位未必南面。曰此推

之可也。君升自東階。祝稍在君之右。便是祝既執桃茢在先。史攝相。君禮。君入門。喪主即於門右之位。拜稽顙西向。

對或問辛盤

對膾。春盤。和菜。五辛盤。肉拌。五者一物而異其名。三朝用之。後因辛字字義不佳。故改作春盤。漸更而為和菜。名益美矣。五辛。川椒。青蒜絲。黃芽韭。白芥子。芫荽。中人士庶之家。不可得黃芽韭。則易之。曰薑。薑與肉性不調。則

易曰呂雞絲及雞鶩肫肝。春深則易曰童蒿
菜皆五辛也。齊武帝時武陵王暉醉謝，漸近
上前，貂抄肉拌。帝曰：肉污卿貂。對曰：陛下愛
羽毛而疎骨肉，即此物也。拌者抄也。和也。去聲
坊本訛手爲木。世儒遂讀拌爲拌。音盤平聲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